

江南◎著

FLAMING
HEAVEN VALKYRIE

天之焱

天之焱²

—女武神—

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FLAMING
HEAVEN 江南◎著
天之炽²

✦ 我回翡冷翠的五年里只学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攥紧石头。✦

The only thing that I had learned during
the five years after I returned to Firenze
was to clench the stone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之炽. 2 / 江南著. — 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561-0866-4

I. ①天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9784号

天之炽. 2

著 者 江 南

总 策 划 周 政
总 监 制 杨翔森
责任编辑 彭富强 曾诗玉
特约编辑 段金燕
封面设计 彭意明
版式设计 贾志翔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32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0866-4

定 价 28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我从地狱来，要到天堂去。（司汤达）

江青

天之炽₂

FLAMING HEAVEN



目录

CONTENTS

001	第一章	夜雨声烦之春
025	第二章	炽天之鬼
065	第三章	神圣家族
125	第四章	繁樱怒放之冬
145	第五章	龙与莲花
173	第六章	红龙狂舞之夜
229	第七章	被称作老板的男孩和三骑士
265	第八章	倾国之艳——第四骑士

天之炽₂

FLAMING HEAVEN



第一章

——夜雨声烦之春——

这不该是父子相见的情形，他们本该拥抱本该哭泣，本该有再也不会抛下你的许诺，可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只是充满敌意的对视，如猛兽们的重逢。

001 教廷来客

星历1876年，世界的北方，克里特岛。

深夜，小教堂，乌黑的屋顶下摆满了白色小床，每张床上都睡着一个眼帘低垂的男孩。

夜雨纷繁，空气闷湿，黄铜吊扇缓缓地旋转。

这是一座由教廷出资创办的小学校，名叫诺丁山初等学校，学校围绕一间小教堂建造，教师也由牧师和修女兼任。学校规定孩子们都得住校，校舍不够，就把男生宿舍搬进了小教堂。

今晚负责巡夜的是莉诺雅，年方二十岁的年轻修女，教美术和音乐。莉诺雅生得很漂亮，皮肤像最上等的白瓷那样莹润，嘴唇天生就是亮眼的樱色，别说年轻的男老师们会借故亲近她，连小男生也围着她的裙角转圈。曾有过刚入学的小男孩，什么都不懂，就认真地跟莉诺雅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之后娶老师。

黑暗中一片静谧，雨打玻璃窗的滴答声格外清晰。

白天刚刚进行了体能测试，全校学生围绕着克里特城跑了一圈，所以孩子们一沾枕头就睡熟了。

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床前，莉诺雅略略停了一步，前前后后地看了几眼，确定其他男孩都睡着了，这才俯下身来小声说：“翡冷翠那边有好消息来哦，小西泽尔很快能去翡冷翠读书啦！”

这一刻她的声音很温柔，像是长姐或者母亲。

男孩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瞳孔是罕见的深紫色，映着莉诺雅的影子。

“谢谢嬷嬷。”男孩的声音很低。

“你的运气很好呢，今年新教皇当选，为了庆祝，翡冷翠的学校都会增加招生的名额。”莉诺雅以指封唇，意思是这是他们间的秘密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

“教皇？”男孩好奇地问。

“翡冷翠教皇，弥赛亚圣教的首席教士，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主宰，是代替神管理世界的人，你去翡冷翠就能见到他啦。”莉诺雅说。

“教皇”对莉诺雅来说也只是个概念，她只是个地位卑微的小修女，没有“面圣”的资格。单凭想象的话，教皇应该是位恩威并重的老者，手握黄金的十字权杖，一身圣洁的白袍。

教皇国是西方各国的领袖，它定都翡冷翠，幅员辽阔。克里特岛也是教皇国的属地，只是太过偏远，是世界遗忘的角落，大概连教皇都不清楚这座小岛也在他的管辖之下。

至于圣城翡冷翠，莉诺雅也没去过。据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地方，由机械的力量构建和守护，比克里特先进了一千年，辉煌得像是天国。

克里特岛上只有初等学校，也就是小学，想继续进修就只能去翡冷翠。为了帮助这个落后的地区，翡冷翠的教会学院每年都会抽出几个名额，专门授予来自克里特岛的学生，但名额并不多，而且都被岛上有地位的家族垄断了。

多数学生对于去翡冷翠进修并不热衷，人人都知道翡冷翠不是好混的地方，那里满街都是豪门贵族，你若没有背景，会像泥土那样被碾来碾去。

“你若爱一个人，便送他去翡冷翠，因为那是天堂；你若恨一个人，便也送他去翡冷翠，因为那里是地狱。”某个诗人这么写过。

莉诺雅在男孩脸颊上轻轻一吻，小声说晚安，然后退出了小教堂。

风雨声中，孩子们拢着白色的棉被，沉沉地安睡，唯角落里的那个男孩例外，他睁着眼睛，瞳孔如清澈的湖泊，倒映着缓缓旋转的吊扇，像是湖泊深处有漩涡渐渐成形。

“紫瞳的诅咒，终于也应验在了博尔吉亚家么？”

“只是个孩子而已，紫瞳居然会出现在这样的小孩子身上？”

“命运可能选中任何人，因果从怀胎的那一日已经种下了！”

“怎么办？杀了他？杀了他能终结紫瞳的诅咒么？”

“算了，赶他走！和他卑贱的母亲一起，永世不得回来！”

巨大的声音在他小小的脑袋里回响，像是暴雷。他把脸埋进被子里，身体蜷缩成团。

眼前忽然漆黑一片，一只枕头蒙在了男孩的脸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拼命地挣扎，但无济于事，七八只手按着枕头，还有人按住了他的胳膊和双腿。

雨一直下，缺氧的男孩在挣扎，痛苦得像是条被挂在鱼钩上的鱼。

莉诺雅拎着蜡烛灯，一路去往老师休息室，满心都是那男孩的事。

男孩名叫西泽尔，不是本地人，是从大陆上迁来的，刚来的那年他才四岁。一同迁来的还有他的母亲，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。

一家三口长期租住在岛上最好的旅馆里，那旅馆的租金不菲，这家人应该是颇有金钱。

他们的到来一时间成了岛上的热门话题。太少有人从大陆上迁来这个偏远的小岛了，何况还是带着两个孩子的漂亮夫人。

六岁那年，西泽尔来诺丁山初等学校申请就读。莉诺雅接待了他，令莉诺雅惊讶的是这男孩居然没有人陪同，他坐在桌子对面，穿着略显宽大的花格小礼服，扎着深蓝色的领结。那领结跟他的小脸差不多大。

“家长怎么没陪你来呢？”莉诺雅伸手摸摸他的脑袋。

“我自己来的，不可以么？”西泽尔往后缩了缩。

“可以啊，通过考试就没问题。”莉诺雅收回了手。

男孩温顺有礼，但给她的第一印象却像是一只还未长成的小野兽，随时警惕着周围的变化。轻易地触摸一只小野兽的脑袋是对他的不尊重，谁知道他将来会长成什么东西呢？

莉诺雅认真地跟这位小绅士握手，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他。

西泽尔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，拿到了学籍。他学得很努力，成绩也相当优秀，但不那么讨人喜欢。

老师们觉得这孩子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从他的行为举止看，应该是长在豪门贵胄之家，从小过着有仆人伺候的生活。在这个地处偏远的海岛上，大家都活得自

得其乐，忽然混进一个还没长成的贵公子，大家都点不自在。

学生们则断言西泽尔是个野种，从骨子里瞧不起他。

这法子刚搬来的时候，岛上的人就对他们充满了好奇。这世上哪个家庭不是靠男人撑起来的呢？可这个家庭竟然没有男人！

议论了很久之后，大家断定西泽尔的母亲是某位贵族老爷的情妇，被人玩腻之后踢出了家门。去过大城市的人说，这是贵族老爷们抛弃女人的常见路数，给一笔不菲的生活费，送他们去偏远的地方，从此隐姓埋名地生活。要是被那老爷的正妻找到，没准还会雇杀手来结果他们呢。

唯有莉诺雅对西泽尔很温柔，因为她总是记得西泽尔第一次来学校的时候形单影只的样子。

西泽尔的睡眠很浅，甚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一个人望着屋顶发呆，但只要有人靠近他就会闭上眼睛装睡。但眼球会在眼皮下紧张地动来动去，这个小细节出卖了他。

莉诺雅就带他去老师休息室睡，老师休息室的床很狭小，只够睡一个人，莉诺雅让西泽尔睡床，自己睡在一张帆布躺椅上。

即使这样西泽尔还是睡不着，经常是莉诺雅一觉醒来，发现西泽尔默默地望着窗外发呆。

莉诺雅问他有什么心事，西泽尔沉默了片刻说：“如果我告诉嬷嬷，嬷嬷能保证不告诉别的孩子么？”

莉诺雅伸出小指头说：“我保证，我们拉钩，我和西泽尔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不泄露彼此的秘密！”

西泽尔郑重其事地跟莉诺雅拉钩，然后说：“我妈妈是个傻子。”

也许是为了不让莉诺雅太难过，他这么说的时带着一点点笑容，像是大人说起自己最难过的事情时会用笑容遮掩那样。

后来西泽尔找了个机会，带着莉诺雅去见自己的母亲。不是正式的家访，而是躲在路边等她的马车经过。

马车停在岛上唯一的医院门前，那个闺名琳琅的东方女人被女仆搀扶着，从马车上走了下来。

漆黑的长发，白瓷般的肌肤，黛色眉宇，樱色嘴唇，她美得让人遗忘了时间。

莉诺雅也是美人，可在那个女人的面前就显得平凡了，那女人的美是极盛时的樱如雪，沉甸甸地压在枝头，随时都会坠落。

但那夫人眼神空洞，像是雪后的荒原。她拉着女仆的裙摆行走，像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依恋着母亲。

满街都是围观她的浪荡子，人们不断地尖叫和吹口哨，有人大喊说：“琳琅夫人你生的是缺男人的病！不用上医院，嫁给我病就好了！我给你治病！”

西泽尔站在街角的阴影里，拉着莉诺雅的手，遥望自己风华绝代的母亲和那些追逐他母亲的浪荡子，看起来既不愤怒也不悲伤。

但这个七岁男孩的声音坚硬如铁石，他说：“嬷嬷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上学么？因为只有上学我才能去翡冷翠，只有去翡冷翠才能治好我妈妈的病。”

莉诺雅轻轻地点头，说：“好，老师帮你想办法。”

这话并不是随口说说，虽然她只是个穷修女小老师，可在某些事上还是有能量的。

每年的固定名额西泽尔是指望不上的，必须想办法争取额外的名额。莉诺雅留意着各种各样的机会。很快她就了解到，每年翡冷翠都会举办一个画展，参展的都是学童作品，评奖者则是翡冷翠的实权人物，红衣主教们。西泽尔若能胜出，就有机会得到某位红衣主教的推荐信，那可是去翡冷翠读书的强有力的敲门砖。

西泽尔不会画画，但这难不倒莉诺雅，她自己就是美术和音乐老师。在一张白纸上，她用极淡的炭笔勾勒出学校的小教堂来，构图简单而别致。

某个深夜，她悄悄把西泽尔唤醒，带他来到老师休息室。小桌上摊开各色颜料和画笔，西泽尔就照着莉诺雅的指点给那张画上色，炭笔很淡，水彩盖上去就看不出来了。

成品很让人惊喜，主体是诺丁山初等学校的小教堂，日出前，海浪在远处起伏，男孩独自把旗帜升到钟楼的旗杆上，风把旗帜展开，弥赛亚圣教的十字圣徽浮现。

莉诺雅把画寄往翡冷翠参展。作为这幅画的推荐者，她以老师的身份讲了一个故事，说这是一个很虔诚的男孩，每天早晨都第一个醒来，在日出之前把弥赛亚圣教的旗帜高高地升起在克里特岛上，让神的光辉普照全岛。这幅画就是那个男孩画他自己升旗时的情景，画技虽然不很成熟，但细看这幅画不难看出其中对神虔敬的心灵。

这个故事是用来讨好那些大人物的，只要他们中的某人心中一动，愿意给西泽尔写一封推荐信，那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

一封推荐信，对大人物来说只是动动手指的事情，却能改变小岛男孩的一生。

今天翡冷翠那边传回了好消息，红衣主教们对那幅画大加褒奖，甚至表示要将它呈给新任的教皇看看。

这就是莉诺雅能为那个男孩做的一切了，翡冷翠很遥远，在那里坚持下来也很不容易，但西泽尔一定能做到吧？他那么想去翡冷翠，莉诺雅就帮他实现心愿。

这个世界虽然广大，但天上地下，也只有那座城市配得上这个小小的野兽般的男孩，莉诺雅固执地这么觉得。

推开教师休息室的门，莉诺雅忽然愣住了。

桌上的蜡烛原本是熄灭的，现在被人点燃了，岩石般坚硬的身影坐在烛光中，抽着纸烟。

那是个中年男人，戴着一副染色眼镜，乱发如钢针。他穿着一身漆黑的长风衣，黑得就像窗外的夜色，但领口的圣徽夺人眼目。

教廷的官员都会佩戴圣徽，随着级别的递增，圣徽的材质也会提升，莉诺雅有幸接待过一位佩戴铜制圣徽的高级官员，他驾临克里特岛的时候，眉间眼角的傲气简直就像是一位君主。

而这个线条粗犷的男人，头发凌乱，浑身透着呛人的烟草味，简直像个不法之徒，他的圣徽却是黄金的——黄金的蔷薇花枝缠绕着十字架，锋利的荆棘仿佛四射的光。

莉诺雅忽然感觉到了夜风的冷，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。那男人没说一句话也没做一个动作，她却觉得自己是被猛狮利爪摠住的羔羊，别说反抗了，连挣扎都是徒劳的。

难道说自己帮西泽尔作弊的事情被教廷觉察了，教廷从大陆上派来了稽查官员？

“你好，莉诺雅嬷嬷，不必惊慌。”男人摠灭了烟卷，“我这次来，只是作为学生家长。”

002 莉诺雅骑士团

这时西泽尔正在窒息的边缘挣扎，有些孩子负责捂住他口鼻，有些孩子负责按住他的手脚，还有人拿床单把窗户都挡上了。

这样一来教堂的前厅就变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领地，他们在这里做了什么，老师和神都不会知道。

也有些孩子没参与这件事，但他们也都坐了起来，抱着被子，静静地旁观。

西泽尔的挣扎越来越弱，皮肤因为缺氧呈现出可怕的青紫色，为首的高胖男孩这才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兄弟们放开这小子。

他们刚一松开手，西泽尔就像放箭的弓那样反弹起来，剧烈地咳嗽和呕吐，把床弄得一塌糊涂。

没等他吐完，高胖男孩就抓着他的睡衣领子，像拎只小鸡似的把他拎了起来：

“嗨！野种！我们得好好聊聊了！”

西泽尔认出了那些人，他们是这间学校里最威风的“头面人物”，管自己的组织叫“莉诺雅骑士团”。这是个立志守护莉诺雅的组织，但莉诺雅自己并不知道。

自称“骑士”的都是高年级男生。青春期的男孩很多都会仰慕比自己大的女性，这帮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小子都是莉诺雅的崇拜者，都想要独占莉诺雅的宠爱。

他们曾经试过用拳头来决出胜负，但没能成功，于是便集结起来，成立了骑士团，猛揍其他仰慕莉诺雅的小子。

总之，这是个行动逻辑和组织纲领都很混乱的组织，但拳头确实是很硬。

抓着西泽尔的高胖男孩就是骑士团的团长，贝拉蒙少爷。他的父亲是岛上的行政次长，在这偏远的地方，算是威风凛凛的大人物了，贝拉蒙少爷自然也是学校里的豪强。

“你最近的表现差劲极了，让我们大家都很不爽，明白吗？”贝拉蒙少爷脸上的横肉抽动起来，“你可真会卖乖啊！还挖空心思在莉诺雅老师的面前卖！这种事情我们骑士团可是不会允许的哦！”

西泽尔用袖子擦去嘴边的呕吐物，默默地看着贝拉蒙少爷。

“还敢看我？”贝拉蒙少爷一个耳光扇在西泽尔脸上。他是学校里的铅球冠军，全力以赴的一巴掌力气不亚于成年人，西泽尔的嘴角沁出了血丝。

西泽尔用袖子擦擦嘴角，仍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贝拉蒙少爷。

贝拉蒙少爷愣了一下，跟着又是一个耳光。这次西泽尔的鼻子里也冒出血泡来，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用袖子把脸擦干净，顽固又沉默地抬起头来。

贝拉蒙少爷没来由地暴躁起来。他来找西泽尔的茬，并没有什么详细的打算，不过是要让这小子服自己，别整天跟在莉诺雅身边转来转去。

半大男孩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，莉诺雅当然不是他们能企及的，但只要没有别人距离莉诺雅更近，他们就满意了。

按理说这种事情很简单，三拳两脚下去就该差不多了，可西泽尔倔得像块石头，感觉再多的耳光打上去，他也只会擦擦脸，沉默地看着你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：“打够了没有？”

“给我打！别留手！打残了算我的！”贝拉蒙少爷恶狠狠地挥手。

男孩子们一拥而上，用一张床单蒙住西泽尔的头，肆意地拳打脚踢。西泽尔从床上滚到地上，双手抱头，蜷缩成团，护住了腹部和头，随便男孩们怎么打，他连声音都不发出。

男孩子们打累了，呼呼地喘气。西泽尔揭开床单，倒退着挪到靠墙的地方，抬起那双肿起来的眼睛，还是一模一样的眼神，不惊不怒，静静地看着贝拉蒙少爷。

贝拉蒙少爷下意识地退后一步。总是这样可恶的瞳孔，紫色的，瑰丽的，折射阳光。从第一次见面，贝拉蒙少爷就本能地厌恶这个男孩，想要避开那对可恶的紫色瞳孔。

准确地说，不是厌恶，而是畏惧。

贝拉蒙少爷也说不清楚自己在怕什么，在这间学校里他连老师都不用怕，他是行政次长的儿子，他的拳头比谁的都硬。可他就是害怕西泽尔的瞳孔，就像野兽畏惧火，毫无道理。

但这种时候他不能尿，他要是不能征服这个野种，还怎么号令骑士团的兄弟们？

他上前一步，一脚踩在西泽尔的头顶：“真有骨气啊！可是骨子里跟你那个傻子妈妈一样风骚！打你我都觉得脏了手！”

贝拉蒙少爷希望这小子露出害怕、急躁或者狗急跳墙之类的表情来，什么样的表情都好，就是别像现在这样，安安静静，壁垒森严，好像根本不是你在打他，而是你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喝牛奶。

“打我可以，别把我妈妈扯进来。”西泽尔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嘶哑得不像个七岁的男孩。

贝拉蒙少爷隐隐有些得意，西泽尔不让说，他就偏要说，他当然知道西泽尔不愿提起自己的妈妈，因为西泽尔的妈妈是个傻子还是个情妇，但越是这样贝拉蒙少爷越是要戳西泽尔的伤口。

“你妈妈不风骚怎么会当人家的情妇？”贝拉蒙少爷用力啐了一口，“人家玩腻了就一脚踢到克里特来。我们这座岛可不是收垃圾的地方，一大包垃圾还附送两小包垃圾！你妈到了这里也没干什么好事，尽跟那些野男人眉来眼去！我爹那个老不正经的也跟她屁股后面转来转去！”

西泽尔的脸色变了，因为贝拉蒙少爷说的未必不是事实。

西泽尔无法为母亲的过去辩护，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就是一个野孩子。他妈妈也确实是个傻子，如果不是那倾国倾城的美貌，她大概连当洗衣妇都不配。

她来到克里特之后确实也招蜂引蝶。一个被人抛弃的情妇，本就是无主之物，那么美，又带着丰厚的私房钱，简直就是给恶狼准备好的一块鲜肉。各路嫖夫和浪荡子都争相讨好她，而她根本不知拒绝，别人送上鲜花，她就收下鲜花，别人送上糖果，她就含在嘴里，让各路男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。可事实上她的智商跟四五岁的小女孩差不多，拿到鲜花糖果之后她就自顾自地走了，并不理会那些貌似深情的倾诉。

各路男人中，只有一个得到了不同的待遇，那就是贝拉蒙老爷。

贝拉蒙老爷顾名思义是贝拉蒙少爷的父亲，克里特的行政次长，算是这座岛上的头面人物之一。他中年丧偶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有股儒雅之气，跟身高体壮满脸横肉的儿子完全不同。

跟贝拉蒙老爷在一起的时候，琳琅夫人会格外温柔。他们久久地对视，琳琅夫人伸出手去抚摸贝拉蒙老爷的面颊，手指微微颤抖。贝拉蒙老爷要带她去哪里她都答应，他们就像少年情侣那样牵着手满城地转。

如果不是她那讨厌的儿子屡屡阻挠，贝拉蒙老爷早把这个尤物领回自家卧室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贝拉蒙老爷都相信自己不日就可以骑上这匹漂亮的雌马，快乐地飞奔，因此在面对竞争者的时候，已经流露出了“尔等不堪一战”的傲气嘴脸。

西泽尔当然不希望母亲跟贝拉蒙老爷来往，他虽然小，却也听说过贝拉蒙老爷是出

名的狂蜂浪蝶，精力充沛到能同时约会七八个女人。可他也没法否认，只有面对贝拉蒙老爷的时候，母亲那空洞的双瞳中才会泛起涟漪，就像突如其来的暴雨打在深潭里。

好像这世上剩下的时间对她都无所谓了，唯独跟贝拉蒙老爷在一起的时间才有意义。

003 幼狮

“我家混账老爹还惦记着要娶你家的傻子呢！”贝拉蒙少爷眼角抽动，“还叫我在学校里照顾着你一点，将来你跟我就是兄弟了！呸！你也配跟我当兄弟？”

他终于把心里藏着的话说了出来。他今天来找西泽尔的麻烦，并非只为莉诺雅，只不过要发动骑士团的兄弟们，当然要用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。

他恼火的是老爹正在考虑要向西泽尔的母亲求婚。贝拉蒙少爷早已习惯了老爹放荡的生活，出了家门他跟多少女人搞在一起贝拉蒙少爷就当不知道，反正他妈妈已经埋在墓地里了，不会悲伤不会流泪。可老爹要把贱女人娶回家里来，这是贝拉蒙少爷绝不能容忍的，那样的话他就得跟眼神可恶的野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

“你妈妈真的是傻子么？傻子会那么善于勾引男人？真不知道她在我老爹身上下了什么迷魂药！”贝拉蒙少爷脚上加力，要把西泽尔的头踩得更低，“不过你也别做什么美梦，我那混账老爹可是头种马，人家都说种马是绝不会为了一匹母马放弃一群母马的！你家的傻子再怎么漂亮，毕竟是老女人了，哪能跟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女人比？那些追求你妈的人私下里说些什么你都不知道对吧？他们说啊，你妈那种贱女人，就像一件别人穿过的二手衣服，再怎么好看，穿上身总觉得脏！”

他深信这番话已经伤到了西泽尔，可惜这小子的头被他踩得太低了，他看不到表情，否则会更开心一点。

“哈哈，我说你妈妈是个傻子你很不服吧？我没说她是个花痴就很好啦！她被人抛弃了那么久，应该很需要我爹那种强壮的男人吧？我看你妹妹也不错哦，长大了会是大美人吧？不如就嫁给我吧，反正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嘛！”贝拉蒙少爷的话

越来越不堪入耳。

贝拉蒙老爷是那种狂蜂浪蝶的性格，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些浪荡子，没事就在家里面喝酒聊女人，贝拉蒙少爷也是耳濡目染。

不过贝拉蒙老爷倒并未这么评价琳琅夫人，最近这个风流无度的老鳏夫像是因为爱情而容光焕发了，断绝跟各路情人的来往，一心锻炼身体要再度当新郎。

“可是等玩腻了之后，无论是你妈妈还是你妹妹，都会像旧衣服那样被我家丢出去。”贝拉蒙少爷猛劲地踩了一脚又一脚，像是要把一个铁皮罐头踩扁那样，“就像你亲爹把你们丢出来那样！你们一家子就是命中注定要被丢出门外的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贱呀！你妈妈是贱女人！你妹妹也是！她们就该被人抛弃！”

他忽然踏不动了，因为西泽尔举起双手，抓住了他的脚踝。

西泽尔猛地一拉，贝拉蒙少爷失去平衡，仰面倒地，西泽尔跟着扑上，像一只练习扑击的幼狮，骑在了贝拉蒙少爷的肚子上。

他手中握着不知何处抓来的石块，重重地砸在那张胖脸上，石块隔着脂肪层和面骨撞击，砰砰作响。

第一击下去贝拉蒙少爷的眼镜就碎了，玻璃碎片把眼眶周围的皮肤划破了，鲜血模糊了他的视线。

“我瞎啦我瞎啦！我被西泽尔戳瞎啦！”贝拉蒙少爷发出杀猪般的号叫，同时疯狂地挥舞手臂，在西泽尔身上留下一道道鲜红的抓痕，抓痕周围的皮肉都翻了起来。

他的眼球其实没有受伤，鲜红的视野里，西泽尔的那对紫色瞳孔仍是那么平静。他不惊不怒，但高举石头，以稳定的频率砸在贝拉蒙少爷的脸上，整个人就像一台砸石头的机器。

贝拉蒙少爷的兄弟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一拥而上对西泽尔拳打脚踢，还有人想把他从贝拉蒙少爷身上拉起来。

这一切都是徒劳，无论多少记重拳落在身上，西泽尔都不为所动，只顾砸他的石头。鲜血一丝丝地溅到他脸上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红与白交织起来格外狰狞，他看起来浑如平静的恶鬼，每个人都看得胆战心惊。

贝拉蒙少爷嘴里喷出的血越来越多，沿着领口滴滴答答地往下坠，西泽尔的领口上也都是血，那是从他自己嘴里喷出来的。这样砸下去的后果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